



費 甲

## 蘇共中央全會

蘇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十五日召開全體會議，討論蘇共新黨綱草案、黨章修改問題、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草案，並聽取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針對這些問題所作的演講，全會選舉塔林津(N.V. Talyzin)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免除芮茲柯夫中央書記職務和吉洪諾夫政治局委員職務。

戈巴喬夫說蘇共新黨綱草案是以馬列主義理論為基礎，就國內外局勢作實際分析，以確定蘇聯、人民及黨工作的戰略方向。黨綱是有計劃和全面完善社會主義、加速發展國家社會經濟、進一步向共產主義前進的綱領；也是為和平與社會進步而鬭爭的綱領。戈魯聲稱，在社會主義階級與共產主義階級之間不可能有明確的界限，社會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取決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考慮社會的物質水準和精神修養而搶先實行共產主義原則的任何企圖，正如經驗所顯示，將歸於失敗一途。

這個為期僅一日的中央全會會議根本不可能深入討論有關議案，全會僅決定將有關草案和文件公佈，交由全體黨員和全民討論，以便提交明年二月召開的蘇共廿七大議決。由於新黨綱和黨章修訂問題早在廿六大業已提出，前任總書記契爾年柯亦已對新黨綱訂正內容提出重點說明和指示，所以戈巴喬夫未作較具體的闡釋。

此次全會比較令人注意的是塔林津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與吉洪諾夫解除政治局委員。十月十四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塔林津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原計委會主席巴依巴柯夫(現年七十四歲)退休。九月廿七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現年八十歲)自稱老病而去，戈巴喬夫推薦黨中央書記芮茲柯夫接任。芮茲柯夫(N.I. Ryzkov)現年五十六歲，在一九七九年任蘇聯計委會第一副主席，八二年改任黨中央書記，八五年四月直升政治局委員，可謂飛躍晉昇。吉某與巴某的去職退休和芮某與塔林津的任職，反映著蘇共領導階層和政府領導的年輕化，也表現著戈魯權力的運用自如。至於蘇聯經濟能否因新人執政而振奮起衰，則有待時間證明。

## 消費品生產綱領

蘇共中央政治局於九月十九日審議並批准「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〇年人民消費品生產與服務部門發展綜合綱領」，於十月一日公佈綱領要旨，十月九日公佈綱領全文。此項綜合綱領的目的乃在大幅度提高消費品生產和居民生活服務水準。規定到一九九〇年非食品類消費品生產應比八五年增加三〇%以上，到二〇〇〇年比八五年增加八〇%~九〇%。輕工業產品(紡織品、衣著、鞋類)的產值(零售價格)由八五年的八五〇億盧布提高至九〇年的一、〇三〇億盧布和二〇〇〇年的一、四二〇億盧布。

文化生活用品(收音機、錄音機、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的產值五年後為七七〇億盧布；十五年後為一、一三〇億(一、一九〇億盧布，比

八五年增加一倍。收費性的居民服務額十五年後應增加一·一~一·三倍，前五年應增加三〇~四〇%。

根據資料顯示，蘇聯人民恐怕是世界上會儲蓄的人種之一；一九八三年蘇聯國民收入五、三六四億盧布，而人民在年底的儲蓄總額達一、八六九億盧布，佔國民收入的三四·七%。蘇聯人民在儲蓄銀行共有一億五千八百萬個存戶，平均每戶的存款額為一、一八三盧布（約一千五百美元）。事實上，蘇聯人民並非是以儲蓄為樂的人民，而是因為有錢無處消費、無物可買。

蘇聯消費品生產長久以來是人民最為詬病的對象，品質欠佳、式樣呆板老舊、種類有限，一直不能取得人民的歡心和購買慾。彩色電視機、小汽車等高級消費品儘管昂貴物不美，生產方面却供不應求。無怪乎蘇聯百姓寧願以高於國產品數倍、十數倍的價錢搜購舶來品，例如日本的錄音機、照相機，西方的牛仔褲、化粧品等。一條牛仔褲的黑市價格高達一百多盧布。在居民生活服務方面，公共食堂、國營商店排隊現象司空見慣，服務態度奇差無比。住宅、家用電器、傢俱等一旦需要修護往往要數週、數月時間才輪候得到，但是如果委託私人修護，價錢雖貴却是方便快捷。

無疑地，蘇聯當局為了滿足人民消費需求，提高服務水準才公佈綜合綱領，詳細列舉各項消費品生產目標和發展方向。不過以總指標而言，到二〇〇〇年非食品類消費品生產共增長八〇~九〇%，平均每年成長率低於五%，實際幅度十分有限。在電話通訊方面也許改善幅度較高，十五年後提高一·七至二倍的服务量，目標是城市地區居民都有公寓電話，農村居民普及電話使用則仍然遙遙無期。顯然目前城市居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住宅沒有裝置電話。這種生活水準和高額儲蓄相比較，不難體會到蘇聯人民有錢沒處花的「苦悶」心境。

## 戈巴喬夫訪問法國

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應法國總統密特朗邀請，於十月二日至五日訪問巴黎，這是戈巴喬自今（一九八五）年三月任職總書記之後首次訪問西方。在九月卅日，戈巴喬即接受法國電視臺的錄影訪問；在四天的訪問行程中，和密特朗總統舉行聯合記者會，答覆記者詢問；向法國國會發表演說

；戈巴喬的妻子麗莎亦隨行訪問；這些作為均與昔日蘇共領導作法相異。

綜合戈巴喬夫的訪問談話、演講和會談內容，有若干重點值得注意：

（一）戈巴喬表示，此次訪問使彼此有更好的瞭解。蘇法在各種領域的合作，首先是政治領域，邁出一大步。這種合作不損及任何方面，不論是歐洲人、美國人，或是「第三世界」國家。自八一年中斷的蘇法年度高峰會談已重新恢復，密特朗將於明年應邀訪問莫斯科。

（二）戈巴喬擺出和平姿態。他表明，蘇聯主要任務在使經濟更有效率和動力，人民的生活——心靈富足、更親密、富庶，發展人民的社會主義自主管理。達成這些目的最重要的條件不僅是可靠的和平，而且是穩定、正常的國際局勢。這些條件決定著蘇聯對外政策，並且在對外政策中佔有優先地位。

（三）戈巴喬夫提出限武新建議。除了在聯合國建議國際合作和平開發太空之外，戈巴喬另提議：（1）完全禁止發展太空攻擊性武器，美蘇各自削減國際戰略核武器百分之五十；（2）蘇聯與法國、英國個別談判減少中程核武，放棄堅持英法核武應列入美蘇歐洲限武談判的主張。（3）蘇聯在歐洲部署的SS-20中程飛彈保持去年六月內二、三枚的水平，多餘的飛彈將在近兩個月拆除。

（四）關於人權問題。戈巴喬強調人權係內政問題，但並非對蘇聯具任何難處。蘇聯準備就此問題同任何代表在任一地方、任一場合進行討論。戈巴喬承認蘇聯境內有些人因信奉其他思想或別的理由不能與蘇維埃政權和睦相處。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出現在這些人違犯了法律。戈巴喬否認外界傳言的蘇聯有四百萬政治犯，直斥為荒謬和戈培爾（納粹）式的宣傳。

總結戈巴喬夫的訪問，對實際問題並未取得成效。戈魯要求與密特朗發表聯合公報，共同反對美國星戰計劃；要求與法國個別談判兩國核武限制問題，均遭到拒絕。當然，戈魯的和平攻勢和個人風度似乎激起西方人士的好感，其機智、幽默的談話，妻子麗莎的活動與儀態確已引起西方記者的注目。而且戈魯在法國的一切活動都在蘇聯國內按實報導、轉播，顯然有意讓外國觀察家認為蘇聯不是一個封閉的、不使人民與聞國是的國家。

## 蘇聯、利比亞聯合公報

利比亞政府領袖格達費應蘇聯共黨、政府邀請，於十月十日至十四日率領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和格達費分別率領代表團舉行會談。蘇方成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葛羅米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芮茲柯夫、外交部長謝瓦德納傑、蘇共中央書記帕諾馬廖夫、國防部長索柯洛夫。利方成員：武裝部隊總司令柴貝爾，能源部長蓋烏德，電力部長阿巴斯，重工業部長穆塔謝爾，計劃、經濟暨石油部長沙克速基，外交部長特列基。戈魯和格達費亦舉行單獨性會談。十四日，雙方簽署「蘇利經濟、科技暨貿易合作長期發展計劃」協定、「蘇利政治協商議定書」和「領事協定」。訪問結束後，發表「蘇聯·利比亞聯合公報」。

根據報紙報導，雙方在友好與相互瞭解的情勢下進行會談，對於兩國之間的密切友誼和多方面合作深表滿意。聯合公報指出，雙方對世界危險局勢和國際關係的緊張表示嚴重關切。兩國堅決譴責以色列的擴張主義路線，確信美國、以色列的戰略同盟擴大了對阿拉伯人民的侵略；其具體影響就是以色列空軍侵犯突尼西亞、美國空軍在地中海劫持民航機。蘇聯和利比亞領導人確認阿拉伯國家的團結和一致行動是成功對抗以色列擴張主義的重要條件之一。雙方譴責美國對利比亞施加軍事與經濟壓力，及反利比亞的誹謗宣傳運動。雙方支持在公正與民主基礎上改造國際經濟關係，和建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利蘇兩國決定努力擴展雙方在各方面的合作。

綜合有關報導研判，此次格達費率團訪問主要目的顯係謀求建立長期經濟合作關係。由於國際油價下跌與石油過剩，使利比亞經濟不振，外匯逐漸枯竭，祇有尋求蘇聯提供長期、計劃性援助，以易貨貿易和信貸來紓解利國困境，並繼續協助其經濟建設。另一主要目的是爭取蘇聯軍事援助。這由雙方國防部長均參與談判的事實可以看出。往昔蘇聯不斷給予利國武器並派遣軍事顧問。最近利比亞驅逐埃及和突尼西亞勞工，造成利與埃、突關係加劇惡化；而以色列又空襲突國的巴游基地，利比亞深感安全堪慮；因此可能要求蘇聯加強軍援，及商談軍事債務償還辦法（蘇聯不提供免費軍援）。

## 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磋商

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第七回合磋商於十月四至十八日在北平舉行，蘇聯副外長伊利契夫和中共副外長錢其琛仍然是該項談判的代表。根據中共發表的新聞公報指出：雙方就關係正常化問題和某些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指出，兩「國」間多方面的聯繫和接觸有了擴大，並重申願意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兩者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其他領域的關係。雙方認為磋商和對話是有益的，並商定下一回合磋商將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在莫斯科舉行。

顯然，中共和蘇聯此次的磋商比前次更有進展，最近半年來雙方關係有更多的接觸聯繫，氣氛也更積極友好。而且，公報透露磋商會涉及某些國際問題，證明雙方開始對國際問題尋求協調和認同；如果預料無誤，蘇方代表可能在會談時提出關於亞洲安全會議召開構想，徵詢中共的意見。

自從一九八二年十月雙方展開正常化磋商以來，中共與蘇聯在經濟、文化領域的關係即有了顯著發展擴大。最近政治關係更出現昇級趨向；九月廿六日，中共外長吳學謙和蘇外長謝瓦德納傑在紐約聯合國首次舉行會談，並且互相邀請對方正式訪問中國大陸和蘇聯，吳學謙可能在明年前往莫斯科。

科。意味著政治接觸從以往的副主管級升爲主管級。此外，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托爾庫諾夫(L. N. Tolkunov)率領代表團應邀訪問北平時，於十月十一日會見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並且在翌日會見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托某表示在中國訪問中深切感到蘇中兩國人民都希望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雙方關係的發展有利於兩國人民更好地完成各自在本世紀末面臨的建設任務。托某在返國前宣稱這次訪問是成功的和富有成果的。

今年十月間，除了伊利契夫和托爾庫諾夫率領兩代表團進行談判、訪問之外，蘇聯作家代表團、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團、蘇聯科學院學者等都在中國大陸活動；甚至位處西陲的新疆，在慶祝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三十週年的活動中，也邀請了鄰近的蘇聯哈薩克等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團出席。

由於雙方關係，特別是政治關係的進展，不免引起西方的注意，敏感的外國記者甚且在中共的記者會上問及中共與蘇共是否有黨與黨的關係。客觀而言，中共既然主張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務的原則基礎上恢復黨關係，中蘇共黨關係的重建並非不可能，而是在時機上有待考慮。儘管中共一再強調三障礙存在，雙方關係却不斷進展；這種情況如同高牆橫隔雙方，却不至於阻擋著彼此間的交易往來，雖然是有些不便。蘇聯固未拆除這道中共所謂的障礙，中共亦未因此不願跨牆而過。相反地，中共正可藉此高牆向西方世界表示其與蘇聯關係進展有限，爾等不用掛心。

## 蘇聯憲法節

權利的原則」。事實是否如此，值得深思。

七七年蘇聯新憲法是繼一九一八年、二四年和三六年之後的第四部憲法。新憲法仍然保持三個舊憲法之思想和原則；不同的是新憲法聲明「蘇維埃國家在完成無產階級專政任務後，已成爲全民國家。共產黨之領導角色已提升爲全體人民的先鋒隊」。而且在第六條規定「蘇聯共產黨爲蘇維埃社會領導與指導力量，爲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組織之核心。蘇聯共產黨爲人民而存在，且爲人民而服務」。

蘇共既然是蘇聯國家與社會的領導暨核心，蘇聯人民就不可能脫離黨的指揮控制，因爲在任何機構、組織，均難免於黨的陰影存在。雖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但主人翁數十年來被蘇共的「服務」擺佈得服服貼貼。

按照蘇共的解釋，由於蘇聯已消除人剝削人的現象、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必要，所以改稱爲全民國家，這是新憲法獨到之處，表面上說明蘇聯不再是階級對立和階級鬭爭的社會，實際上由於黨是全民的先鋒隊，逐漸形成黨（統治階級）與人民（被統治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矛盾。蘇共一千八百萬黨員，特別是其中約二百萬精英黨員是蘇聯二億七千萬人民的統治者，享受著普通民衆無法獲得的特權。

當然，經過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的血腥鎮壓整肅，半個世紀的經濟建設；今日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大有改善，公民有權取得就業保障，無失業之慮。總結蘇聯新憲法的特徵有二，就是(1)人民不再是階級鬭爭的對象，政治上雖然不能享有如同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但在(2)經濟活動却可憑個人努力爲自己累積最大的勞動財富，儘管財富的數量是有限的。